



手指撥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
或沉思悠悠低谷，或停頓蒼鬱林道、或勇闖巍峨山巔
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
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
走過崎嶇，就能讀享蔚藍晴天。

\\天下雜誌

Library Weekly News

發刊日期：104年02月24日

期數：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週

發行單位：教務處/圖書室

新知鮮聞

本校「漂書站計畫」

募書期限 104 年 3 月 10 日止，
歡迎教職同仁共襄盛舉！

(一) 募書原則：

- 以青少年讀物、勵志、休閒、文學等類別，適合大眾閱讀之書籍或雜誌為主，無版權問題或破損、缺頁、泡水、污損、塗鴉等情形。
- 暫不募集：廣告文宣、特定宗教、限制級圖書、漫畫、參考書（教科書）、考試用書及百科全書等。
- 募集書籍或雜誌有效性：亦可參考教師會報。

項目	出版時間	備註
雜誌	商業、週刊、時尚、有時 效性出版品	6 個月 (含) 以內
	文史、藝術、手工藝、語 言學習(附光碟)、旅遊等 出版品	2 年(含) 以內
書籍	商業類、大眾文學、心理 勵志、童書、親子教育、 休閒旅遊等	5 年(含) 以內
	言情小說	3 年(含) 以內
	電腦圖書	1 年(含) 以內
		經典或名著 不在此限

(二) 办理流程：

- 放漂人將書籍或雜誌送交本校圖書室。
- 經管理員檢核通過，放漂人簽署「漂書同意表」。
- 圖書室管理員張貼漂書標章於書封（或藏書票貼在書籍內頁），由閱讀團隊上架至校內漂書站。

《一切都是剛剛好》楊重源：連續九年上塔須義診，我仍怕高山症（上）

資料來源：摘錄自博客來OKAPI／陳怡如採訪、整理、撰文

民國六十四年次的楊重源，有感於父母親的年代是打拚就會成功，到了他的年代，努力不一定成功，而他更年輕的一代，就算努力也不會成功，生命似乎沒有希望、沒有未來。



「除了想幫自己記錄，也想分享，我是平凡人，當決定投入這些服務，也有很多挫折與沮喪，需要時間調整，我不是夢想家，是實踐者。我的夢想城堡，是從現實挫敗一塊一塊堆積出來的。」

【我也是人，會怕死，但是……】

儘管他再三強調自身的平凡無奇，但是「台東醫生」、「喜馬拉雅山」、「義診」，這幾個關鍵字一羅列出來，很容易讓人熱血沸騰，並聯想到什麼華陀再世、仁心仁術的美名，未想今年夏天即將第九度遠赴海拔四千五百公尺的塔須村義診的楊重源，對這些光環可不怎麼買單。「我當年念醫學院，才不是為了什麼懸壺濟世的崇高目標，我家很窮，索性直接問老師，念什麼賺錢最快？他叫我去念醫學院。」聽了老師的話，楊重源填了醫學系，準備披白袍。

他的父親長年飽受糖尿病之苦，先後經歷截肢、失明、洗腎直到離世，家中生計由母親的小麵攤一肩挑起，為了脫貧，他立志賺大錢。豈料，就在順利考上醫學院之際，一學期七萬元的學費卻讓母親咋舌憂心，「要好多錢，我們念不起」。楊重源禁不住對這般處境充滿憤怒，「讀書要註冊時卻沒錢，你知道那種恨跟怨嗎？別人是考不到，我們是考到卻不能就學。那股可怕的力量，像一頭怨恨『貧窮』的野獸，一直躲在心底。」

後來在老師強力奔走、協助籌款下，楊重源仍順利進入醫學院。不過，「麵攤之子」的背景給了楊重源不堪回首的童年，卻也是滋養他日後能與弱勢貧窮站在一起的能量。

塔須村，一個有著虔誠信仰的喜馬拉雅山脊上的小村落，有五百戶人家，九成五是文盲，每年長達八月冰封零下四十度，以放牧為生，生活困苦，遑論醫療。宗教能帶給他們的是心靈上的寄託，但是身體疾病卻非仁波切所能醫治，這也是仁波切邀請楊重源上山的用意。

「開玩笑！我的人生正要輝煌賺大錢，幹麼去一個會死掉的地方？」楊重源毫不考慮的拒絕了上師的邀請。但事實上，他的心是柔軟的，就在第二年上師再度邀請他時，剛送走父親的楊重源，再也拒絕不了上師的眼神；面對令人恐懼的高山症，他自我安慰，懷著一股「塔須，我來了……」的壯遊夢想，啟程。然舟車勞頓數日抵達塔須後，除了貧窮，楊重源感受到的盡是村民的熱情與快樂，村民引領企盼的「曼巴」（藏人對醫生的尊稱）終於出現，「楊曼巴」成了村民心中的神醫。

第一年跟著上師去了一趟，接下來每年的六月就沒停過。不是楊重源適應得好，嚴重的高山症從未見起色；當然也不是得到多少醫療物資，因為他幾乎每年都把存款歸零，只為了買一個月的藥，帶上山去。費盡千辛萬苦的背後，只因他無法忍受生命的不公平！

「同樣都是人，塔須人生病得等待，對我來說，等待就是等待死亡，這等待的感覺對我來說，太殘忍，所以我一直在想，能為他們做什麼？」這個問題像魔咒，每年時間到了，就會召喚他回到山上。「你是台灣塔須人」，這是仁波切為楊重源為與塔須間的情緣所下的註腳。

（下週待續）

智慧小語



真正的自由，不是來自於追求，
而是在這一瞬間，我能放下多少的執著。

—《回家的路是這樣走的》宋睿祥